常變通攷 一

通禮

常變通攷卷之一

通禮一

祠堂

本註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攷焉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本註祠堂之制三間外爲中

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立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註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註重先祖○朱子曰古命

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
四面牆圍之廟向南坐皆東向伊川於此不審乃云
廟皆東向○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
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
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
隅爲奧而爲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旣以西南
爲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向爲尊矣非謂廟
東向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向
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向但祫祭於太廟之
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祫食於前者皆
南向北向以敘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

帝爲東向而太祖反居南向爲配位也○退溪先生曰古之正寢皆在人家正南故祠廟皆在其東而無礙今人正寢或東或西其在西者祠堂難立於東矣弊家小宗西寢而東祠勢甚不便近年方移置西軒之後蓋隨地勢不得不爾

寢廟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堂道謂之陳(註堂下至門徑也)閍謂之門(疏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月令寢廟畢備註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通典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陵上

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文獻通攷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方氏慤曰旣曰寢又曰廟何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立廟世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註 謂諸侯之中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 陳氏澔曰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庶士府史之屬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

立矣然不可異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非惟爲士直爲庶人亦然○朱子曰官師謂諸有司之長只及禰却於禰廟並祭祖不及高曾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上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毁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又况古者天子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

朝者其禮反有所壓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不得全用諸侯之禮也○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不得爲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不得爲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生也異宮死不得異廟則不得盡其事生之心是以不得而降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

一室爲之○大明集禮漢世公卿多建祠堂於墓所唐制文武官二品以下四廟（通典二品以下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五品以上三廟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五代蕩析廟制遂絶宋興仁宗閔羣臣貴位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遂命禮官儒臣議定廟制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餘官祭於寢至徽宗大觀中又令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陞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先儒朱子約前代之禮創祠堂之制爲四龕以奉四

世之主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爲常

昭穆 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註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疏周以后稷爲始祖不窋爲昭鞠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公羊大祫註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藍田呂氏曰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爲昭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

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

昭常爲昭穆常爲穆

朱子曰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張琥則以爲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爲祔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爲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邗晉應韓

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
武之穆也昭穆是萬世不易豈得如陸氏之說○昭
常爲昭穆常爲穆禮有明文蓋昭者祔則穆者不遷
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
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
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
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
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
有以各專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
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
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

考爲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堯卿問高爲穆之義曰新死之主祔昭則高爲穆這一排對空坐禰在昭一排亦對空坐以某意推之當是如此

同堂異室之制 通典漢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顏師古曰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寢也便殿寢側之別室所謂更衣也章帝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魏祀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爲四室○宋子曰自漢明帝同堂異室無復左昭右穆之制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本註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

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宗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宗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宗虛其西龕三神主皆藏於櫝中置於卓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左傳註藏主石函通典晉摯虞曰廟主藏於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賀循曰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埳中當祀則設坐於埳下○穀梁疏祭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朱子曰程子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疑此最爲得祭祀

之本意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此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嘗欲立一家
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
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
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問士庶當祭
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
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
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
無害○退溪曰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以此觀之大夫家有大事告於君而後得祭高祖不
常祭也後來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家禮

因程子說而立爲祭四代之禮蓋古者代各異廟其
制甚鉅故代數之等不可不嚴後世只爲一廟分龕
以祭制殊簡率猶可通行故變古如此此所謂禮雖
古未有可以義起者也○問家禮不論公卿大夫而
並許祭四代但 國制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以下
祭二代何以處之曰 國制如此雖曰不敢違然孝
子慈孫依禮斷然行之則豈有不可 國制七品以
下祭二代之說尤所難行在七品以下時雖祭二代
而秩躋六品則應祭三代此時固可追造神主乎且
六品以上得祭三代而或因罪削官則幷與曾祖神
主而毁之乎一造一毁一視子孫爵秩之高下寧有

是理此殊不可曉○輯覽按栗谷擊蒙要訣亦從國制只祭三代然家禮旣以四代定爲中制故好禮之家多從家禮

王氏韓氏葬式 並見治葬章

祭影 程子曰今人以影祭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劉氏垓孫曰文公先生以伊川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

考妣合櫝 本註遛公曰府君夫人共爲一櫝○朱子曰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爲一室而考妣各自爲主同匣

前後室並配 程子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

出○朱子曰古者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㒳配後
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爲正故唐會要中載顏
魯公家祭有㒳配之儀又曰今人再娶皆正室也祭
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
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
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横渠考得較子細○問横
渠曰祔葬祔祭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
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則別爲所可也如何曰夫婦之
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
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
之比横渠之說似亦推之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

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杌隉而不安者○勉齋黃氏榦曰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問前後室三神主共安一櫝否主人後出則前後坐次何如退溪曰朱子曰繼室亦禮聘當並配然未知共一櫝或異櫝耳坐次不可以所出先後有改易也○南溪曰朱子既言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恐不可創爲異櫝之制也○明齋曰合祭與合葬不同以朱子所論推之一櫝四主未爲不可○先師大山先生曰三合櫝古無其

制只以元妃合櫝繼妃別以一櫝設椅並享退陶先生已有說後來先輩皆用此制然今俗多用三合之制惟在商量處之若作三合櫝位次恐當以考西妣東爲序不必用考中妣左右之制耳

神道尙右 有司徹疏生人陽故尙左鬼神陰故尙右○穀梁疏衛次中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書儀所以西上者神道尙右故也○朱子曰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是東向南向之席皆尙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尙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大率古者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

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
皆以右爲尊也○通典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
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
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
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周氏曰先王之祭
設始祖東向之位於室中昭北穆南左右相向以次
而東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則古之神道向左彰彰然
矣竊周氏以昭穆之次爲向左之證然昭穆之位本自向右觀太祖居西而羣昭羣穆以次而東可見
安得謂自昭穆以下而謂之尚左乎
以中爲尊 大明會典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以
下以此而列會成金列四龕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居中西第一龕祖居近東壁一龕禰

居近西壁一龕○五禮儀文昭殿前殿太祖居中南向昭二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愚伏曰文昭前殿之坐雖不敢輕議而其爲半上落下不純於古則明矣況又未嘗立法須條以爲上下通行之規則不可謂時王已定之制矣○案朱子答王子合書曰若只祭三代猶可以會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散體不分尊卑況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爲定之爲愈也蓋朱子時已有此議論而朱子不取也

添龕

退溪曰祠堂三龕欲增作四龕而患挾隘與其取東壁添作一龕愚意不如取西壁添一龕爲得之蓋西壁東向本始祖居尊之位今以爲高祖之室非但有居尊之義仍不失遞遷以西之次未有不可若考妣居東西向古禮無可據○西壁作高龕一尊

後來思之猶有未安竊恐見非於禮家

居官奉廟 藍田呂氏曰主祭者出仕即告廟以櫝載位版而行於官所權立祠堂以祭之○朱子曰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祠版)及影以從之於事爲宜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父在主祭

子出仕官不得祭○問解問今人支子爲守宰奉神主以行何如答此非禮之正亦亂後權宜之道也

獨子奉廟 南溪曰獨子無兄弟羅從邊之律則恐亦難以長違先廟而闕其烝嘗奉廟行祀恐無可疑

庶子祭禰 通典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皐陶祀鄗之祀相各立禰廟 睦譙王弟兄弟俱封 下太常議祭酒劉喜等議嫡統承重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未得立廟司徒荀顗以爲宜各得立廟詔從顗議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徐禪曰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

王爲長旣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
禮無所取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別子之
宗特加齊衰三月之服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
子之家貴祿重宗也諸侯尊絕經無諸侯爲宗服文
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劉氏問蔡
謨曰庶子在他國得立廟不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
庶子在家則祭苟在他國雖宗子猶不得立廟況非
嫡長乎○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返元帝立
廟欲遷入廟朞已過三年賀循議云懷帝梓宮未返
遭時之故事難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
廟修祭祀之禮○劉智釋疑問亡其親者不知其死

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惟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東晉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詳服制疑變章

遺衣物 周禮守祧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註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中庸設其裳衣朱子曰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朱子曰古者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時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輯覽按開元禮有疾病遺言則書之文卽是遺書案遺書恐不止此

神廚 問神廚乃備祭物之所而在祠堂垣內殊非君子遠庖廚之義沙溪曰祠堂內神廚非殺牲之所只

臨祭炊煖羹炙而已

祭田 本註計見田每龕取二十之一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祔位倣此宗子主之以給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退溪曰國俗旣有奴婢相傳與田宅無異則置承重奴婢豈有不可

祭器 本註牀席椅卓盥盆火鑪酒食之器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於庫中而封鎖之不得他用無庫則貯於櫃中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內○曲禮君子雖貧不粥音育祭器○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註此皆不欲人褻之也 ○書

儀簠簋籩豆鼎俎罍洗皆非私家所有今但能別置椀楪等器專供祭祀平時收貯勿他用已善矣○張子曰祭器要作籩豆簠簋以祭欲其不便於褻用○丘儀祭器人家貧不能備者用燕器代之亦可

祭席

禮器鬼神之祭單席 疏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單席

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

本註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也 註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從祖祔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疏祖廟在宗子之家故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直掌其禮諸父

無後爲墠祭之者宗子是士惟有祖禰二廟故爲墠祭之若宗子爲大夫得立曾祖廟者祭之於曾祖廟不於墠也○集說按禮記孫死而祖在則祔於高祖龕妻死夫之祖母在亦然殤喪章喪祭總論條參考

祔位西向

問祔主當於祖考妣室西向奉安而國俗祠堂例不寬敞龕室亦小然平時則或可以容祔主至於朔望俗節設酒果之時尤覺不便退溪曰龕小難設正如所喩嘗反復籌度未得其宜不如寬作龕室令其可容西向之設及其設酒果時出置東壁下行之庶或可也○先師曰龕室不甚寬廣而所祔之位衆多則難於盡祔或於東壁下別祔亦勢不得不然也

右丈夫左婦女 見時祭章

兄弟嫂妻並祔一室 問解問高氏妻喪別室藏主之說胡氏非之引朱子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傍爲證又家禮班祔條小註先生云兄弟嫂妻婦祔于祖母之傍據此數條凡祔位皆當祔入于本龕之內無疑但主人有亡妻既祔于祖妣又有兄弟祔于祖考則是爲嫂叔同入一室雖東西異坐以生人言之則畢竟未安且朱子答陳明仲曰妻先亡別廟弟亡無後亦爲別廟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又家禮大宗小宗圖下小註朱子曰嫂則別處其子私祭之據此數條又是別室藏主之論也將何所適從耶答

所引諸條果不同然前數說似是定論惟當祔於祖先雖嫂叔同龕何嫌之有所謂各以一室不可雜云者初非班祔之謂也

承重長子無後班祔

問解問長子無後次子之子奉祀則長子乃前日奉祀之宗子而坐東壁之位若以魯閔僖位次言之先承正統者雖弟亦得以位兄之上況以兄而爲宗子者反居於不曾奉祀之弟之下極礙情理答示意甚好然長子無後而死次子承重則長子雖嘗承重當班祔無疑若帝王家則雖以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今不可引以爲證

伯父母及父母同安正位之疑

問姊夫無後有一弟

而亦有獨子自其未離乳時就養於姊其視之無異所生其奉祀也欲以其伯父母與生父母作一行連安正位此事於義何如寒岡曰於禮可否則不敢知而私情之切則有不得已也○問伯考亾後應入禰廟生父以次繼兄而奉禰廟與伯考共爲一世則如何伯考意見如此曰一家定論旣如是則恐不得追立異議 案寒岡答辭一云不得已一云不得追立異議蓋不以其說爲禮之正也當與上條參看

本生親無後祔於祖廟

問解問所生父大祥已屆而兄嫂無後祔於祖廟以待其立後如何答姑爲班祔無妨○尤庵曰若所後家非當祔之親則祭於別廟

無祖廟者權祔禰廟

寒岡曰旁親無後者不得祭所

祔祖位則不得不權祔於禰位祝文若祔於祖考則以某位祔食禮自有明文但祔禰位不知當如何不敢強說案曾子問疏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爲墠祭之據此則旁親之無祖廟者恐當祭之別室

親盡祖無本則別室祭親盡祖

問解問從國制只祭三代則高祖喪畢當埋其主而高祖母在則情理不忍如何答情不忍埋奉安別室恐當

無後姑姊妹祭之別室

葉味道問賀有姑反歸父母家既耆耋他日舍兄弟姪之外無爲主者但不知既無所歸豈忍其神之無歸乎朱子曰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寒岡曰姑姊妹之已嫁而無後者祔

于本宗家廟於理不合至於夫妻神主兩邊親屬各自分去尤不近理○問解問姑姉妹女子其夫黨無可祔者則勢不得已當祔於本宗而其夫神主似不可同祔祭之何所答祭之別室似可

庶子承重祖生母神主當奉別室

程子曰庶母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丘儀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祭恐亦當祔其母於嫡母之側問解妾母豈有與嫡同祔之理按丘說大違於禮不可從也○大典妾子承重者祭其母於私室止其身

妾母不世祭

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陳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爲壇以祔之耳

易世則遞遷 本註改題遞遷禮見喪禮大祥章

案本註如此而朱子定論以祫祭後遞遷爲正今見吉祭章

不遷位

不遷位

大傳別子爲祖註諸侯之庶子別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爲祖也蓋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第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後世之始祖也始來在此國者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本國不來者○王制註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此殷制若周制別子始爵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陳氏曰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

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繼別爲宗疏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族人雖五世外與之絶族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有百世不遷之宗註遷猶變易也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法章大宗小宗條互考○五禮儀若有親盡之祖始爲功臣而百世不遷者則代數三代外別立一龕祭之○問先代不遷主別廟奉安葛庵曰古者士大夫祭及三代朱子以祭四代爲涉僭分况五代六代仍存不祧耶若非諸侯別子與勳勞有君號者則決不可別廟奉祀以犯僭逼之嫌雖有先代遺敎當以古人裁度法義之例處之○南溪曰 宗廟配享文廟從祀之人其主不遷云者洛中亦有此說似因

圖隱神版事以致訛傳蓋古今配從之數甚多而未
聞有果如此言者則其誤明矣○明齋曰 國法始
爲功臣者爲不遷之位非功臣則雖享於祠院不可
不遷於廟也子孫以祖先之有德業而私自不祧恐
近於世室無乃或涉於僭耶○如從祀文廟之先賢
其子孫不敢遷云而禮無所據法無其文未知果如
何也○問嶺中諸賢多有不遷之例嘗聞 朝家錄
用五賢及南冥月川奉祀孫云以此推之儒賢不遷
亦 國法之所不禁耶寒岡以爲凡士大夫有勳受
封者爲始祖不遷今醉琴先生事業豈特封君者比
哉宜永世不祧云此義如何曰先賢不遷之說所謂

朝廷之錄用奉祀孫即　國法之所不禁云者最爲的確然終當稟命於　朝廷而後行之寒岡所謂醉琴事業不特封君之比云者恐無防限

親盡祖不遷則高祖當別室否　備要若有親盡之祖始爲功臣者則當依家禮別子親盡遷于墓所不埋而但　國家待功臣甚厚使子孫不遷其主則祭四代之家並不遷之主乃五代也據禮人臣不可祭五代不得已高祖當出而祭于別室耶更詳之○問解問有不遷之位則高祖似當遞遷而或云不遷之位當特設於四龕之外未知如何答四龕外又特設則乃五龕也僭不可爲也或問如今有始基之祖四

龕之外欲別立廟朱子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又答
汪尚書曰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用諸侯
之禮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壓而不得伸今立五
廟則乃全用諸侯之禮其可乎吾宗家五代祖乃不
遷之位故四代祖雖未代盡而出安別室耳○問喪
禮備要若有親盡之祖不遷則高祖當出恐未安旅
軒曰不遷之主豈可並數於四代之當祭乎○南溪
曰沙溪以爲高祖當出旅軒以爲旣有 國令雖祀
五代無害尤庵以爲當倣始祖立高祖廟於墓所未
必皆當遏意其疑於僭者在龕而不在世欲倣古禮
官師一廟祖禰共享之義以處之○沙溪說非不遠

僭但於程子祭四代之制未免或取或舍是爲未允耳案家禮祭四代則始祖蕝主墓所 國制祭三代則功臣本廟不遷皆不過四今旣祭四代而又用本廟不遷之禮恐於家禮 國制皆無所據也又案曾子問疏曰大夫三廟其立太祖廟者曾祖無廟通典王肅曰別子爲宗者有祖考廟有祖考廟者無皇考廟據此則親盡祖不遷則高祖出安別室以應國制似亦合於家禮不敢過四之意也

始封勳者不遷則父勳當遷

問解若連四代策勳而皆不遞遷則祖與考亦不得入廟豈有是理大典只言始爲功臣則第二以下祧遷從可知也○尤庵答李選曰家禮別子條曰百世不遷遞遷條云藏主墓所所謂藏主雖與在廟有異而宗子主之則一也貴宗兩大君一功臣俱是不遷之位若奉此三位而又

奉四親則祭七世也寧有是理　國制士大夫祭三代而其有功臣則祀之三位之上然必始爲功臣者可如此然則貴宗廣平以下當遞出矣愚以爲　國制多礙若從家禮藏墓之儀則俱爲不遷之位而雖十功臣亦無所礙矣案藏主墓所雖與在廟不同而家禮藏墓之文只據別子而言恐未可遽以爲連數世不遷之證

藏主墓所　本註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朱子曰始基之祖只存得墓祭○楊氏復曰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遷于墓所不埋夫藏其主於墓所而不埋則墓所必

有祠堂以奉墓祭○尤庵曰神主既藏於墓所則時祭忌祭當準禮廢之楊氏曰有祠堂以奉墓祭則是墓祭之名猶在而其實行之於神主也○問不遷位葛庵曰從昔儒先皆以私家祭五代爲僭當以家禮藏主墓所之文爲據別作祠堂而歲一祭之似合事宜○密庵曰家禮始祖親盡則藏主墓所而大宗主之百世不改者正是酌古參今允合情文處仍念人家不遷主一事實多難處按小記註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者老蘇所謂別子者諸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蓋亦本此今舊家世族以其祖先有位

德或開基者尊之爲不遷主雖若有違於 國制封君不遷之法參以禮家所說似不爲無據而若於一廟之中混同不遷終犯五廟之嫌且依家禮別立廟使宗子主之庶幾維持管攝爲收宗族厚風俗之一事

遠代不遷位屬稱 問解問或書幾代祖或書始祖答稱先祖可也或稱幾代祖亦可也始祖之稱似有嫌於厥初生民之祖恐未安

宗法

總論 大傳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

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者也○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

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高氏閌曰宗子承家主祭有君之道諸子不得以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若宗子居于他國則庶子望墓爲壇以祭古人重宗如此自宗子法壞而人不知所自來往往親未絶而有不相識者是豈教人尊祖收族之道哉

大宗小宗 大傳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註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疏獨云繼禰者蓋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爲始故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註小宗有四皆五世則遷與大宗凡五䟽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之子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各自隨近而相宗也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

爲宗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族人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註公子有此三事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䟽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立庶昆弟爲宗是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不遷位條查考○小記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䟽高祖之父遷於上四從族人各自陸近爲宗是宗易於下○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凡二十五宗註吕尚書曰繼別爲小宗非也繼別爲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爲

小宗

宗法條目 會通朱子宗法條目晨興詣家廟瞻敬朔望薦新俗節則祭以時物祭用分至忌日祭於堂寢

墓用寒食及十月朔時祭畢合族飮福朔望昆弟會食謀家事娶婦嫁女給聘奩物生子給羊酒賓客慶吊送終歲終會計子弟不奉家廟未冠執事狠慢已冠頹廢先業幷行夏楚

老而傳 曲禮七十曰老而傳 註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士昏記註子代其父爲宗子 ○王制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鄭康成戒子益恩書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問老而傳適子適孫主祭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適子適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朱子曰然此等也難行且得躬親耳○在禮雖有七十老而傳則祭事不與之說然亦

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
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往遂使
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致仕告家廟文熹至愚不
肖蒙被先世遺德獲祇祀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
敢怠忽至于今玆行年七十衰病侵凌筋骸弛廢已
蒙聖恩許令致仕所有家政當傳子孫而嗣子既亾
嫡孫鑑次當承緒又以年幼未堪跪奠今已定議
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埜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加冠
于首乃躬厥事其時朝廷察熹遺忠或有恩意亦令
首及伏惟祖考擁佑顧歆永永無斁熹不勝大願其
諸家務亦當計度區處分屬埜等及諸孫息使有分

職以守門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勢難支久如以恩靈尙延喘息之間猶當黽勉提總大綱不使荒頹以辱先訓伏惟祖考實鑑臨之 明齋曰朱子傳重告廟之文只言傳重而已又於與趙尙書書言不可遽遷之義甚嚴

立子立孫之辨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就子服伯子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 註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 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二程全書伊川先生將屬纊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絶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庚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

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
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
謂師聖曰明道旣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
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
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親註云此
一段差誤○朱子曰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
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問伊川奪嫡之說
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爲之耶曰亦不見
得如何只侯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
是如何○問解游定夫書明道行狀後云鄠州從事
旣孤而遺祖母喪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推典告

之天下始習爲常云按明道旣行古法而伊川家不行之亦不能無疑○南溪曰殷人立次子周人立嫡孫而禮經必以長嫡爲主以此推之無嫡孫而有次子者次子姑攝主奪祭以待他日嫡孫立後承重乃不易之義也如程叔子事則朱子旣謂之未詳則固非可引而爲證

次子之子承重當否

退溪曰長子無子次子之子承重應指嫡子孫而言雖有妾產恐未可遽代承也○問解問長子無後而死不立後次子死而有子又季子生存則誰當奉祀耶答次子之子當奉祀○問解續問嫡子生子而有廢疾欲傳重於次子未知於禮

如何長子有庶子而無嫡子宗事將傳于次嫡而次嫡又有庶無嫡而死未知次嫡之庶仍承祀否還于長子之庶否答長子雖病廢似不可傳重於次子況長子有子則豈可以次子奉祀耶次嫡又無嫡則長子之庶似可奉祀○問長孫盲廢命次孫承重其後盲廢者娶妻生子其家宗祀當歸何處南溪曰祖父以權宜命次孫承重非其本意也今長孫生子則理當還使主宗兄弟相議以此意告祖父祠堂而行之恐當

續 朱子曰主祭合以甲之長孫爲之若其不能則以目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異時甲

之長孫長成却改正○退溪曰未立後前以季爲攝主○明齋曰攝主之說發源於曾子問復詳於朱子答陳安卿書此皆有主之攝元非無主而次子奉祀之比也若夫寒岡之攝自是無主之攝雖於古無可據亦吾東大賢之定論不可妄有改易詳見喪祭禮諸章

長孫無子而有弟或父不當攝祀

葛庵曰長孫奉祀則父子易世今推而上之使叔父攝祀未安且令次孫權攝以待長孫立後○明齋曰有叔父又有一弟則其弟當奉祀待他日立後改題歸宗

立後

喪服傳爲人後支子可也疏他家適子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

子之稱言謂妻子得後人則是嫡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是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妻子而

已○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

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

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疏爲人後者孰爲後後大宗也者據何休

云小宗無後當絶故知後大宗也○大典嫡妾俱無子者告官立後

○丘氏曰古人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

及小宗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絶則不

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謹按聖祖得

國之初著大明令與天下約法有云凡無子許令同

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盡同父周親及大功小功

緦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自今以後以

宗法爲主四宗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凡有爲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爲人後者爲之子則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輙稱己父母爲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鄉校禮輯孤子不可出繼指其父已喪只有一子者不容出繼他親置其父於無後耳雖自幼失父然有適兄繼父後値伯父無子兄以禮法遣之何不可哉○問解立後者必命於君父母俱沒者門長上言云

立嗣子禮 鄉校禮輯先期五日會族人立贊相戒聘使厥明詣祠堂焚香再拜跪告曰維年月日某敢

昭告于某府君某年齡漸衰未得胤子竊懼世業承守無託玆擇某之第幾子某昭穆相應資性可進情禮無礙謹行聘禮立以爲嗣敢告厥明先期三日使齎幣詣其子生父之門主人揖入再拜興使奠幣拱揖請曰某親某未有胤子先祀無託惟吾子第幾子某揆於禮法應與承繼玆不以某不能爲儀使將幣以聘惟吾子以禮成之主人辭曰某不敏教忝義方某之子某又資稟魯鈍恐負重託吾子雖有命未敢敬承使復請曰某之來聘也某子稽諸譜系告諸家廟薰沐束幣實使某致先人之禮惟吾子圖之主人對曰吾子達先人之意固己命某敢不敬順遣子某備董

擇焉使再拜曰敬聞嘉命主人答拜主人詣祠堂焚香再拜跪告曰某親某未有胤子玆使某來致先人之禮聘某第幾子某往繼宗祀禮法相應不能辭避是庸虔告再拜興主使咸在寢名子至堂中北面父命之曰某親某年衰未有胤子使使聘汝爲嗣吾謹以禮允許汝其往哉子辭曰不肖負罪方與一二兄弟敬體庭訓黽勉不及懼不成人不敢聞他命父再命曰某親某之聘汝也前人苗裔本則一矣身之諸父情則親矣戒使致幣禮則修矣不可辭也汝其往哉子哭再拜且辭曰兒荷大人顧復昊天罔極圖報未由不敢受他命願終辭之父三命曰嗟余子汝聽

余命某親某之聘汝盛服秉幣告諸先人玆使者之來也實致先人之禮汝其敬承先命以往子東面哭再拜曰兒負罪滋重矣父命勿哭乃起父命受聘幣子再拜興主人遂禮使使復命主人乃戒賓厥明一先日嗣父家設父母席于寢正中近北設子席一初相見席于堂正南褶北一承嗣命拜席于堂下庭中陳服于房冠衣一襲靴襪一無房則設帷房于正寢東北膳席三盥具一厥明使者俟于嗣子門左主人主婦帥子詣祠堂跪告曰某第幾子某謹奉祖命今日出繼與某爲嗣謹告子四拜乃辭于父母諸親屬父命之曰善事嗣父嗣母致養致敬愼厥身修毋貽憂辱又曰爾父恪守先猷隨當有胤爾其愛護

教導子均授常產克友克養以光昭世德子應曰諾母
命之曰敬服膺爾父定命子應曰不敢忘俯伏再拜
降自西階使先入報子至父母坐正寢使導子入北
面鞠躬四拜父母立受相導子入房更服出鞠躬四
拜父母坐受跪父母命曰吾兒吾以年齡漸衰且老
宗事未得付託特聘汝爲嗣子承守世業玆命汝名
曰某汝其夙夜敬念愼修言行敦叙彛倫以無墜祖
宗之緖子應曰謹承命惟不堪是懼俯伏興父母入
坐內寢相導子入問安侍者供酒饌子酌酒進饌于
父母前揖曰請饌父母坐受飮食之乃命設嗣子席
于席西侍者授酒供菜子詣親席揖升席正立晬

酒嘗菜父母曰咬菜根儉德也由是充之宗祊其昌

乎子詣親席前跪曰敢不受教侍者供饌子酌酒取

饌進揖請升席如前飲酒用饌父母曰庖人治饌割割以方

烹調以宜吾見治身處物日乾夕惕方以立本宜以

制動吾之宗祊其昌乎子又詣親席前跪曰敢不受

教侍者供飯子取飯進親席前揖曰請加餐乃飯供

茶畢徹席主人帥嗣子謁祠堂告畢遂謁見諸親屬

乃禮使迎賓成禮而退告辭見有事告章

嫡子為大宗後

通典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

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

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當絕

父以後大宗○程子曰禮長子雖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後○問程子曰云云獨子爲人後則其私親後事何以爲之寒岡曰程子之意蓋謂長子雖不得爲人後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則不得不後於伯父以繼先祖之宗私親後事自當酌處不可以私親之故而絶先祖之祀也私親或當別廟

三年內立後 見本宗服章

立後後生子 通典漢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本字仲愼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喬卒後諸葛恪被誅絶祀亮旣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

祀○大明律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産幷許與元立均分○問立後後生子奉祀當付何子栗谷曰爲人後者父子之倫已定與親子無毫髮之殊當以兄弟之序定其奉祀○問解胡寅傳曰文定之長子按胡文定公養其兄子寅後生二子寧宏而以寅爲後○ 仁祖朝完城君崔鳴吉繼後後已生子請從胡文定公故事以繼後子爲長子 允之

出後子及其庶子還承本生

通典魏田瓊曰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南溪曰以庶子還承其父不察昭穆終不過如今侍養之類而已豈承後之謂哉大典曰嫡

妾俱無子者告官立同宗支子爲後尊屬與兄弟及孫不相爲後此論方是正當（三父八母服章爲本生祖侍養服條互攷）

長子繼後則次子不當奉祀

東岡年譜安璜有二嗣長永陽君次德興大院君永陽無子以興寧君爲後宣廟以爲興寧非親孫使河原君奉之先生上劄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凡無子而取同宗爲後者便以爲己子旣爲己子則固可以承先祀而繼統緖初不論親屬之遠近也今永陽取興寧爲後則興寧是嫡孫也而可奪其宗乎借曰永陽繼後舍近取遠非禮之正而旣不能正之於立後之日今欲貶抑長嗣爲別宗則名義不正難以爲訓非所以重宗法而明

統緒也無乃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乎○問解相臣沈守慶獻議以河原君奉安嬪祀厥後遂成謬例 仁祖朝禮曹判書崔鳴吉建議據禮經繼後子令奉先祖祀如所生 介之遂爲定式○問長子立後 國典只爲長子之後而其父祖之祀傳之親子答長子立後而不得奉祀則禮防大壞此法由近世一相臣之議仍爲藉口之資棄禮經不易之典惜哉

長子無後及後子妻立後

問解伊川主太中之祀時王之制而不合於禮我 國專用古宗法長子妻立後則是無子而有子當奉祀○問人有長子無後次子以父命承重後長子婦立後似當還宗而彼之奉祀

本承先人之意有難輕改又長子婦曰吾之爲此只欲承亡夫之祀豈敢毁先人之遺命次子之子曰伯父早歿祖父雖以家君奉祀而今伯母立後則當奉祀二人固讓未知以爲處南溪曰昔有問夷齊當立之義晦翁曰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然則今日之義乃是門長事也具其本末告廟還宗終似得禮

兄亡弟及者不稱孝

曾子問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歿而已註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但言子某至子可以稱孝○詳時祭章攝主條

還本宗

大明律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

者聽○問解出後者本生親無後則兩家父相議歸宗古有其例兩家父死則子不可擅自罷繼當以本生親爲班祔也

有妾子或爲嫡或立後 大典嫡長子只有妾子願以弟之子爲後者聽欲自與妾子別爲一支者亦聽○明齋曰人家或有以妾子奉祀者或有舍妾子而立後者或有以妾子只奉己祀爲一支而祖已上祀則移奉於次子者然有妾子則不立後以妾子奉祀者禮之正也下二款則國俗也

妾子奉祀 退溪曰庶人只祭考妣只謂閒雜常人耳若士大夫無後者之妾子承重者不應只祭考妣如

今韓明澮奉祀之類未聞朝廷以只祭考妣之法禁之也○寒岡曰士大夫之主固不可委諸孼出然古有庶子爲父母後之禮則亦必以庶子而奉先祀矣然亦不可一槩言當觀其爲庶子之身如何而立言耳立庶以德之禮在何書須待考見而後當察其立言之意耳○問解無嫡子者賤妾子雖年長又已從良猶以良妾之子奉祀禮律然也○問解續承嫡庶子神主當入祠堂而似不可並坐矣○問退溪曰長子無子次子之子承重應指嫡子孫而言然冢婦未立後則次庶似當承祀長子之主當班祔乎冢婦雖欲立後有庶無嫡則不可繼後否次子之庶子承重

而題祖父神主則亦可謂攝祀孫某奉祀乎答次子有庶承嫡則長子之主當班祔矣若冢婦無嫡可以庶爲後矣庶孫承重則當稱孝孫矣（兄亡弟及者不稱孝條參攷）

長子雖有庶子次嫡當承祀

問解續問長子之庶子不可代承宗祀而歸於次嫡禮法當然否答古禮則不必然而　國法如是耳

庶子爲父後則父庶子主所生母祭

明齋曰愼齋別室不使承重子奉祀而使次庶子奉祀蓋以爲承重子不可復奉私祀也

養孫罷孫手奉祀之疑

問人有立後而旋以本宗無後罷繼其家有庶子而不爲承重因取所後之子傳

其祀如侍養之例矣其後庶子之子以爲血孫當奉祀養孫以爲已有先世所定兩家相爭此於禮有可據而決之者否明齋曰徐居甫問鄉有兄亡無後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異姓非祖宗血氣所傳乃專主其祭乎朱子答曰立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須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此語可以斷此訟異姓尚不可追正況支孫乎不有其祖先區處而追欲移宗者其失可知矣

取孫行爲後

通典晉何琦議以爲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

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王敞曰荀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則於太尉爲祖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爲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宋庾蔚之謂間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而爲比也○事文類聚白樂天無子以姪孫爲後寒岡曰孫不可以爲後樂天事蓋無他子姪之可後者出於不得已非禮之正也○大明律立後者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大典尊屬與兄弟及孫不相爲後○西厓年譜 宣祖大王十三年上命以王子義安君繼福城君後先生啓曰禮繼後取子行不取孫

行福城於義安爲從祖他日立廟則爲有祖而無禰
臣意當取宗室中子行不當以王子爲之三父八母服章侍養
父母服條互攷

養異姓爲後 通典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
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其死
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
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
是便欲還本姓爲可否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
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而
養活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
爲後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爲

立宮室別祭也王脩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今宜爲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己之年也〇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是事礙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舍己

族而取他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
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加其功
乎惟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絶祀者便當還宗若二
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
間別立室以祭祀是也○徐居甫問有人其兄早亡
無後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異姓子旣爲嫡主
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而
今異姓爲後者旣非祖宗血氣所傳乃以爲宗子而
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共主其祭祀亦同著名
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朱子曰立異姓爲後
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

敬之誠心可也○北溪陳氏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公大正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義理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大明律不得養異姓爲後以亂宗族○遺棄小兒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卽從其姓○問雖異姓旣奉其祀則當立廟耶退溪曰旣已奉祀則不可無安神設奠之所而比祠堂制度稍爲減損似宜 三爻

八母服章養母條互攷

外孫奉祀

通典晉賈充無嗣夫人郭槐充遺意以外孫韓謐爲充子詔曰太宰魯勳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爲比北溪陳氏曰賈充以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姓氏實異斷不可行○二程全書侯夫人病革命伊川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復不祀矣朱子曰是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宋子曰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義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大典外祖父母及妻父母無主祭者當於正朝端午仲秋及各忌日用俗儀祭之○退溪曰今人以外孫奉祀一廟而異姓同祭夫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此則爲二本焉甚不可也今或不幸外家祖先無後不忍其主之無歸則權宜奉置別所往來展省未爲不可○南溪曰牛栗諸賢率皆因情理不得已爲外家奉祀而義理關係頗重似當有 國家參酌古今定爲經制矣奉祀代數尤不敢僭論或曰當止外孫之身或曰旣已奉祀則不宜只祭一代未詳何爲而可也○明齋曰外家奉祀旣非正禮則迭遷長房尤無可據恐不可刱許也○本宗祭四代則外家祀當減一代曾見尤翁有此說抑有所據耶題主章外祖父母神主屬稱條參攷

常變通攷卷之一

常變通攷卷之二

通禮二

晨謁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本註主人謂宗子主祭者晨謁深衣焚香再拜○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朱子行狀先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問先生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何如朱子曰向見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宴集之後竊疑未安故只循舊禮參謁而已○語類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

旣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問逐日晨謁出入必告或未潔則奈何退溪曰計此則是乃周澤長齊恐無是理蓋晨謁但行庭拜非有薦獻故也○問解晨謁乃主人之禮同居子姪與主人同謁無妨無主人而獨行則不可 明齋曰無主人則不許獨行固是嚴宗法之意而以情言之似不可廢行於大門之外以避主人之位如何

喪中廢晨謁 問晨謁三年之內姑闕之耶或以俗制衰服爲之耶南溪曰當姑闕

攝主晨謁 問攝主於晨謁之禮何如退溪曰旣云攝主宜攝此禮○問主人由阼階則攝主亦當由阼階否曰恐當避

出入必告 本註主人主婦近出則入大門瞻禮而行歸亦如之經宿而歸則焚香再拜遠出經旬以上則再拜焚香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歸亦如之但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見經月而歸則開中門立於階下再拜陞自阼階焚香告畢再拜降復位再拜餘人亦然但不開中門

男子再拜婦人四拜 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俠拜見居家雜儀章○程子曰家祭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者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於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

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疑禮問答問家禮首章云凡拜婦人四拜而朔望告事時祭主婦皆再拜何也曰三條再拜恐皆偶然旣云凡拜婦人四拜則凡拜皆同何獨至此而異之耶

參

正至朔望則參

本註正至朔望前一日灑掃齊宿厥明夙興案主人晨謁自如常日開門軸簾每龕設新果一大盤於卓上每位茶盞托酒盞盤各一於神主櫝前設東茅聚沙於香卓前別設一卓於阼階上置酒注盞盤一於其上酒一瓶於其西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東南有臺架者在西爲主人親屬所盥無者在東爲

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問參條謂主婦盥南溪曰略於婦人一邊而然主人

以下盛服入門就位主人北面於阼階下書儀少牢主人位阼階東西面爲几筵之在西也今祠祭必向神而拜無神在北而西向拜者故北面向神而立及拜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者在主人之後重行西上主人弟之妻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東上立定主人盥帨升搢笏啓櫝通典其櫝置几東近後奉諸考神主置於櫝前問解世俗只開櫝而不出主身是襲謬而然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

置于考東次出祔主亦如之命長子長婦或長女盥帨升分出諸祔主之卑者亦如之皆畢主婦以下先降復位主人詣香卓前降神搢笏焚香再拜少退立執事者盥帨升開瓶實酒于注一人奉注詣主人之右一人執盞盤詣主人之左主人跪執事者皆跪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盞盤奉之左執盤右執盞酹于茅上以盞盤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少退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參神主人升搢笏執注斟酒退溪曰參節文略故自斟爲盡愛敬之心祭則有許多自行節文足以盡愛敬之心雖非自斟亦可○問解續朔望與大祭固有隆殺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主婦升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如前

命長婦或長女亦如之子婦執事者先降復位主人

出笏與主婦分立於香卓之前東西再拜案主婦當西拜降

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丘儀奉主入櫝而退

束茅聚沙 伊川祭禮設灌盆茅縮○韓魏公祭式

茅盤用甆匾子廣一尺餘或黑漆小盤截茅八寸作

束束以紅立于盤內○朱子曰某疑今人用茅酹酒

茅之縮酒乃今人酹酒也想古人不用絹帛以茅縮

酒也縮酒用茅之說其不同如此然而士虞禮刌茅

五寸而束之祭食于其上周禮男巫掌望祀用茅旁

招以降其神則古人以茅交神明亦尚矣束茅降神

抑其遺意歟茅縮說見考疑時祭章

盛服 本註凡言盛服者有官則幞頭公服帶靴笏進士則幞頭襴衫帶處士則幞頭皂衫帶無官者通用帽子衫帶又不能具則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服帽以下婦人則假髻大衣長裙女在室者冠子背子衆妾假髻背子 並見居家雜儀冠服之制

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 本註凖禮舅沒則姑老不預於祭又曰支子不祭故今專以世適宗子夫婦爲主人主婦其有母及諸父母兄嫂者則設特位於前如此

焚香酹酒 書儀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廣

求其神也今此禮旣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張子曰祭用香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朱子曰溫公儀降神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爲焚香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爇蕭之比也○丘儀此雖是諸侯之禮後世焚香祭神實取此義古無今世之香漢以前只是焚蘭芷蕭茇之類後百粤入中國始有之雖非古禮然通行已久鬼神亦安之矣

酹酒有兩義

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

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楊氏曰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澆之於地家禮初獻取盞祭之茅上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於地時祭章初獻條互攷

焚香酹酒各再拜 說見時祭章焚香無再拜條

參降先後 問參則先降神祭則先參神何意退溪曰參則是日之禮本爲參而設若先參則降神後都無一事其所以先降神者爲參故也祭則降神後有許多薦獻等禮所以先參而後降耳○問解凡神主不出仍在故處則先降後參如朔望參禮之類是也設

位而無主則亦先降後參如祭始祖先祖及紙牓之類是也若神主遷動出外則必拜而肅之如時祭忌祭之類是也墓禮備要墓祭欲先降後參而改家禮未安故仍之耳（時祭章參神條忌祭章紙牓行祭條互考）

參禮代行 退溪曰朔望奠專爲主人自展己恩慕之誠而設有故而使子弟猶或可也婢僕必不可也俗節之祭亦然

朔參與別祭相値 五禮儀朔望若値別祭只行別祭（忌祭章忌祭與正至朔望相値條互考）

望日不設酒不出主 本註主人點茶長子佐之先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再拜乃降餘如上儀○擊蒙要

說望日不出主只啓櫝不酹酒只焚香○同春曰出主云者奉主身安於椅座也不出主云者只開蓋而已○南溪曰朔宜行參望宜焚香所以有差等若家甚貧一盞酒一器果亦不能備者只得並行焚香

閏月朔望 問閏月非正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然則閏月朔望不當行耶尤庵曰不可不行

喪中朔參 見下章喪中俗節條

心喪中朔參 見時祭章心喪中行祭條

國恤中朔參 見國恤篇

俗節

俗節則獻以時食 本註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

陽之類凡鄉俗所尙者食如角黍凡其節之所尙者
薦以大盤間以蔬果禮如正至朔日之儀○朱子曰
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
人旣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
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
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
已者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宴況今於此俗節旣已
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飮食宴樂隨俗自如非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
舊以其所尙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盤陳於廟中而
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

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望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問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東萊呂氏曰節物立春薦春餠元宵薦圓子鹽豉湯焦䭔二月社薦社飯秋社同寒食薦稠餳冷粥蒸菜端午薦團粽七夕薦果食重陽薦萸菊餻

臘日祭 月令註臘之言獵也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問臘日雖非我國俗節栗谷旣收於要訣意必有在南溪曰臘日果有據只爲今來人家祭祀節目甚煩使聖人有作竊意其必從簡省之法不欲創起家禮國俗未擧之禮也

節祀翌日行事

朱子曰元朝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祀某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覔在斟酌也○丘儀履端之祭隔年行之恐亦未安今擬有官者以次日行事○退溪曰名日之祭前期而行雖非在官者當日不免禮俗往來之煩恐未專精祭祀循俗行之可○南溪曰以理言之追行於新元後二三日方始爲得朱子此段亦仍鄉里舊俗而言猶曰覔在斟酌則非定論也

大宗廢祭小宗並廢與否

疑禮問答俗節大宗雖有故不行而小宗從而並廢似未安時祭亦然○問節日宗家有故不得行事則居在一村之支孫家似當

並停而稍間數里則可變通否至於墓祭墓所各異大位雖闕行不必並廢否先師曰前輩亦有說如尊示恐當依此行之然宗家若有大事故則支孫之獨行祭祀恐或未安

喪中薦新俗節 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行禮可也節祀亦如薦新行之○俗節薦享以墨縗行之蓋俗節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祀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祀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

不可也○楊氏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卒哭章節日殯奠廟參先後條參攷

國恤中俗節

見國恤篇

將祭遇喪

問舅喪成服前不可行先廟節祀否明齋曰禮死者於所祭無服則祭註謂母妻之黨也蓋母妻之黨於己有服而於祖考無服故不廢也今以舅喪不行節祀似非禮意案曾子問鼎俎既陳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據此則在既陳之後則不當廢若未陳則雖外親小功廢祭亦禮意也今服舅小功行祭未知如何

薦新

王制註薦以仲月疏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月令羞以含桃註含桃櫻桃也疏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之○後漢書安

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
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
今奉祀須時乃上○詳定郊廟禮古者薦新于廟之
寢無尸不卜日不出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
也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程子曰薦數則瀆
必因告朔而薦○朱子曰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
薦○東萊呂氏曰朔望遇新麥設湯餠新米設飯餚
以時味○要訣有新物則須於朔望並設若五穀可
作飯者則具饌數品雖望日亦出主酹酒若魚果之
類則於晨謁之時啓櫝而單獻焚香再拜單獻之物
隨得卽薦○沙溪曰五穀何可一一皆薦如大小麥

及新米作飯或作餅上之可也

薦新前遇新物　少儀未嘗不食新註嘗謂薦新於寢廟疏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程子曰嘗新必薦享後方可○問在宅處遇新物不知薦廟與否則雖節晩之後當不食耶退溪曰力所可及處當盡吾心其不及處恐難一一守一法若膠守不變則出遠方者不食新穀飢而死矣無乃不可乎

有事則告

告廟之儀　○本註如正至朔日之儀但獻茶酒再拜　案特牲祝酌奠主人再拜祝卒祝主人又再拜此祝前後兩再拜或出於此而虞以下盛祭並從簡無祝前拜不應於此獨有祝前拜此再拜二字疑衍訖主婦先降復位主人立於香

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丘儀主人以下皆跪）讀之畢主人再拜降復位餘並同（問讀祝當高聲抑低聲否退溪曰太高旣不可太低亦不可要使在位者得聞其聲可也）○告事之祝四代共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爲主（考證如繼高祖則但稱玄孫）止告正位不告祔位茶酒則並設之○要訣若介子孫之事則主人亦告而其辭曰介子某或介子某之子某（臨時隨宜變稱）云云告畢當身進于兩階間再拜（當身拜時主人西向立）

祝版式

本註凡祝版用版長一尺高五寸（講錄高疑廣之誤）以紙書文黏於其上畢則揭而焚之（丘儀祝版臨祭置于酒注卓子上讀畢置于案上香爐之左祭畢焚之晋版凡祭倣此）○會成祝版非有法象稍高大亦不妨太小則字多之文書不盡矣○五

禮儀版以松木爲之長一尺二寸廣八寸造禮器尺

無祝人則主人自讀 退溪曰張兼善無祝人則設而不讀在苟簡不備禮中自盡其心其意善矣但此一時權行之事難乎爲訓於世耳○寒岡曰無讀者令子或己自讀恐皆在所不免

授官告辭 本註維年歲月朔日丘儀年號幾年歲次干支○講錄如今嘉靖幾年某甲某月某甲朔某日某甲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故某親某官封謚考謚如某國某公之類府君故某親某封考謚如某國夫人某郡夫人之類某氏丘儀家禮舊本於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故字近俗不如用顯字蓋皇與顯皆明也某以某月某日蒙恩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

告若弟子則言某之某某備要親某某餘同○於故高祖考故高祖妣自稱孝元孫丘儀宋朝諱玄故家禮稱元孫今悉改從玄於故曾祖考故曾祖妣自稱孝曾孫於故祖考故祖妣自稱孝孫於故考故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案夫人二字恐當在某氏上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大全熹前任煥章閣待制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第三男在已蒙聖恩授承務郎祇承先訓蒙被賞延餘慶所覃益濬永慕

貶降告辭　本註祝前同貶某官荒墜先訓皇恐無地備要若諸父諸兄則荒墜以下改以他語謹以後同

追贈改題焚黄之儀

本註告追贈則只告所贈之龕 先師曰高祖位恩典未及若行事廟內則一室之內不宜異同似並設祭奠若出主行事則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禮有明文從厚二字恐用不得前一日改題時當徧有脯醢 別設香卓於龕前 朱子曰焚黄近世行之墓次不知何據張魏公贈諡只告于廟疑爲得禮○會通無祠堂則告墓亦可 又設一卓於其東置淨水粉盞刷子硯筆墨於其上主人獻茶酒再拜 案此再拜二字疑亦衍 訖立於香卓之南 案此當有主人以下皆跪之節 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之 告辭見下 告畢再拜主人進奉主置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命善書者 備要盥手西向立 改題所贈官封陷中不改洗水以灑祠堂之四壁主人奉主置故處乃降復位 備要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 ○丘儀前一日齊宿命善書者

以黃紙錄制書一通以盤盛置香案上正中其日夙
興序立盥洗啓櫝出主復位詣香案前跪焚香主人
自告曰孝男某祇奉制書追贈顯考某官府君爲某
官妣某封某氏爲某封敢請神主改題奉祀再拜命
善書者題主主人奉置櫝前復位主人詣香案前跪
焚香酹酒再拜復位主人以下參神四拜備要再拜下同主
人詣神位前跪祭酒奠酒再拜案此再拜亦衍少後立主婦
點茶訖復位主人以下皆跪讀祝告辭見下再拜主人案主
人二字當在再拜上復位跪以下皆跪祝東面立宣制書畢俯
伏興執事者奉所錄制書黃紙卽香案前幷祝文焚
之畢辭神四拜奉主入櫝禮畢若請告焚黃則恭奉恩命光榮父母而所

行之禮止於一獻無乃太簡乎今擬準時祭禮爲之

三獻行祭之儀

丘儀先期齊戒省牲設位陳器皆如時祭儀案此無改題之文當蒙上儀但改題應在前一日改題後當奉主置龕內待翌日夙興行禮如下儀是日夙興主人詣祠堂詣香案前跪焚香請主曰今以子某若仕者有父兄則改云今某子某或弟某列官于朝追贈考妣請告焚黃敢請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出就正寢恭伸祭告俯伏興執事者以盤奉之主人前導說見時祭章至正寢安于坐序立若仕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仕者立本位參神四拜案此亦當依備要再拜下同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再拜復位進饌初獻再拜案此再拜亦行詣讀祝位跪祝立主人之左跪讀祝畢興禮生一人立香案前

面東讀制詞俯伏興再拜復位奉饌亞獻(有父兄則父兄行初獻仕者行亞獻)再拜復位奉饌終獻再拜復位奉饌侑食闔門啓門獻茶於香案前焚黃並祝文焚之辭神四拜禮畢○鄉校禮輯設神位(堂西東向)設題主位(堂東西向)設宣制位(堂北南向)主人以下拜位(在神位右北向)陳牲醴主人詣祠堂跪焚香告辭曰孝男某祇奉制書追贈顯考某官府君爲某官顯妣某氏爲某封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改題奉祀俯伏興平身遂奉主出就正寢神位執事者奉誥命立於堂北正中南向主人以下序立拜跪宣制詞(祝展制立讀)俯伏興主人進奉主置於東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命善書者改題所贈

官封奉主就位復位拜初獻爵酒跪讀祝祝同丘儀亞獻爵酒

終獻酒俯伏興捧所錄制書卽香案前並祝文焚之

拜禮畢案禮輯宣制之儀與儀節不同然宣制而後改題亦自有義意行禮者當參考

告辭 本註祝同前奉某月某日制書備要制字我國不敢用當易以教字

贈丘儀如再贈則於贈字上加加字故某親某官故某親某封某奉

承先訓竊位于朝丘儀如外官則改竊位于朝爲叨有祿位祇奉恩慶有

此褒贈祿不及養摧咽難勝謹以後同若因事特贈則別爲文以

敍其意○大全焚黃文曰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壇頒

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得追榮其先以廣孝治故

我皇考班適九列而皇妣號比郡封聖澤所加幽顯

咸賴熹愚不肖久濲不洎之悲祇奉制書徒切哀隕

謹以淸酌時羞涓日以告伏惟恩靈對此休命謹告
○告劉令人文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
今饗賫子忝近列而君之號又躐進焉念昔相從惟
艱惟悴君能勤力相我實多豈意暮年寵榮狎至君
之季子亦被賞延而君不少須是可悲已奉眞致詔
君其聽之尚饗○丘儀奉承先訓竊祿于朝仰荷皇
仁推恩所生乃某月某日誥贈考爲某官妣爲某封
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祗奉命書且喜且悲敬錄
以焚益增哀霣○退溪集焚黃文男澄敢昭告云云
往因兄瀣推恩贈職門祚不幸中遭變故贈牒雖存
承用靡安今者弟滉叨陞祿位仰荷君仁申此追典

餘慶未艾同門感激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
命書且喜且悲敬錄以焚益增哀霣謹以清酌庶羞
用伸虔告尚饗

誥書用黃紙 朱子曰以黃紙謄誥命宣畢焚之○
瑣碎錄唐上元三年前制勅用白紙多有蠹食自後
用黃紙○問解今 教旨用白雖用白不妨

先書任職 寒暄年譜今人先書贈職乃及任職考
之古人文集碑銘先書任職後及贈職今不從今而
從古以見先生信古之意○退溪曰東俗先書贈職
先 國恩之義也然官之高下事之先後皆倒置欲
變而從古未果也○九庵曰據朱子大全先實職後

書贈職爲是故鄙家遵用此例矣

祔位封贈

問亡妻題主今當依封號改題而或云書贈宜人爲當如何明齋曰淑人以下朝家元無成給封敎之例生時旣無封敎之例則死後亦有何追贈之例恐當從夫職直稱之此異於子貴而追贈父祖矣○改題亡子婦告文行敎甲戌登第歷職內外婦從夫職隨品有號而不容續續告改因循至今行敎蒙 恩陞拜承旨孺人亦蒙淑夫人之封言念存沒不勝感愴玆奉 敎旨以告改題云云(題主不書贈字)○先師曰祔位配食於祖考妣祝不異版而有附秩焚黃恐不得不別告

奉祀者喪內先世贈爵 先師曰君命久宿極涉未安然三年之內節次難便世俗多有行之於喪畢之後者今不敢妄爲之說似當從俗

宣賜食物祭告 退溪集孝曾孫完敢昭告云云季父通政大夫前兵曹參議知製 教滉褒承遺慶仕而從政多病歸休亦忝 恩命既有宣賜又名以官辭官受賜感惕靡安奠非先德敢此奠告庶垂歆佑寧我門族

生嫡長子告廟 本註生嫡長子滿月而見南溪曰按內則子生三月見於父恐滿月是滿三月如上儀但不用祝主人立香卓之前丘儀主人跪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曲禮

凡名子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註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案再疑四字之誤主人案此下恐當有再拜乃降復位後同○丘儀嫡孫亦如之若生餘子孫則不設茶酒只啓櫝不出主考證禮天子必世子然後見廟而此亦必曰嫡長子云則丘說恐或未然

立嗣子告廟 鄉校禮輯主人帥嗣子謁祠堂告曰某孫某年踰五十未舉胤子滋懼覆墜幸賴祖德啓佑請命致聘得某親某第幾子某過房與之更名立爲嗣子尚冀先靈陰騭世業永承

喪中立後告廟 南溪曰朱子以墨衰入廟栗谷又言以俗制喪服行祀恐當待卒哭後喪人親行告禮

冠禮告廟　見冠章

昏禮告廟　見昏章

登科告廟　要訣告及第則曰蒙　恩授某科某第及第奉承先訓獲忝出身餘慶所及不勝感慕云云○告生進入格則曰蒙　恩授生員或進士某等入格奉承先訓獲升　國庠云云○問親盡子孫冠昏科宦皆當告于遷廟歟明齋曰見於其廟則亦當告之○問宗子之族兄弟冠昏科宦祝辭亦當列書四代以告歟曰似當列書四代若不設參而只告見則似當只告於來見者之祖先矣

遷居告廟　大全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

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旣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鄕實亦祖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旣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惟降鑑永奠厥居垂之子孫世萬無極

有咎告廟 見襲章

亾失其親告廟 通典晉劉智釋疑亾其親必告其先廟使咸知之求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佑之

所告之辭少則不用祝 問解問生子而見及納采婿家以復書告祠堂皆不用祝主人自告抑何意答所告之辭多則用祝版少則只口告鄙家並用版

祠堂禍變

有水火盜賊先救祠堂 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

祠堂火告辭 寒岡集家運不幸意外失火焰爇之變上及祠宇蒼黃顚倒致驚尊靈略旣修掃遂卽還安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祠堂火處變之節 檀弓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註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 ○公羊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宣公之宮也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註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 疏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註君臣素縞哭之 疏素縞謂素衣縞冠 ○漢宣帝甘

露元年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退溪答金
而精曰神主火災者只祠堂火而室廬猶存則當題
主於家不當之墓所若并室廬蕩燼則寧從權而題
主於墓所似或可矣慰安則可倣虞禮而用素服行
之似當○言行錄趙振錄人死則葬於山野題主畢
卽速返魂者使其神安在於生存之處也一朝神主
火燒則神魂飄散無依泊矣卽於前日安神之所設
虛位改題神主焚香設祭使飄散之神更依於神主
可也前日已返之魂豈可往依體魄所在之處乎今
觀金而精處所答與振所聞不同而精所聞在辛酉
振之所聞在戊辰則先生晚年定論可知矣○問禮

神主火燒則易服設位三日哭服可以易素而冠則
奚冠愼獨齋曰古有三日哭之儀三日之外久設則
未可知神主未及改造而遽撤依神之位莫無未安
否旣撤位止哭則冠服當何樣耶退溪曰慰安可倣
虞禮然則當具殷奠備三獻而告祝之辭亦有明據
耶先師曰神主火燒易服恐只去華盛之服如今素
服素帶之類耳冠則只當著常時之笠而或易以緇
纓無妨否三日哭外久設固未安而神主若未成則
何可遽撤神位耶愚意撤哭以應三日之數而神位
俟神主旣成而去之如何神主未成朝夕似當設奠
以依神雖止哭而當仍服素服俟主成設祭而後還

本服如何慰安做虞祭則當用殷奠備三獻告祝則當初設位之初以家偶失火上延神位不孝無狀未克救滅神魂飄蕩靡所底依設位故墟亟謀造主云云之意告辭慰安祝則以神主旣成祇奉別室設祭申慰用安神道謹以清酌庶羞恭伸奠獻云云

父未葬祠堂火題主之疑

金龍燠問從叔遭父喪成服之夜家內失火延燒家廟今方改造神主而旁題亡人之名有所未安將以喪人名題主則無或犯於死其親之戒乎小山曰題以亡人之名有所不忍題以喪人亦有所大未安者然較是二者而量其輕重則題以喪人猶或僅可焉蓋兪有喪葬而題主也雖

重喪在殯而不得不以喪人題主此猶可爲一證也若以喪人題主則主祝代告以族中最親者一人措辭以告如何李學甫云通典父死未殯而祖死服祖以周喪服疏父卒三年之內母卒仍服朞云云蓋未忍變在也然其題祖與母之主不得不以主喪者名則未忍變在之禮於此用不得也此可爲旁照之一證案此題主之節極爲難處或云以喪人題主或云當依前題主或云依前題主而旁題以待喪畢後改題當說皆有意義而亦皆有窒礙或可爲無於禮之禮耶若在葬後則以喪人題主似亦有據

大祥後祠堂火處變之節

密庵答趙仲洚曰令姪前既未及改題今又外除才訖改題遞遷似當在禫後

而意外遭變事有不可以常理處者新主旣成不得
不及時改題然告辭措語極難處如不得已則且曰
幾代孫某罪積不滅父喪才畢未及改題承祀又丁
母憂才經再朞奉遭家廟罔極之變莫非不肖無狀
奉守不虔獲戾神人之致驚惶震傷無地自容處禮
之變不敢循常今旣神主見成輒敢改題還安而五
代祖考妣某官府君某封某氏今以親盡祧遷于叔
父某之家世代推遷已極感慕禍變非常尤增哀隕
謹以酒果具由虔告云云如何祧遷之主以家禮觀
之似不當改題而沙溪以改題爲是今兄家所遭如
此旣不可追書伯氏諱又不可書令姪名不得已當

書最長房名則決不當仍奉宗家最長房家雖未及立廟姑且權奉便近別室以俟立廟如何祔位代未盡當以宗孫屬稱書之告事時只告正位不告祔位者家禮已言之矣三哥又此奄忽才經成服遽行合享亦甚未安然既非同宮之喪又當非常之變告由易題後不可無慰安殿奠如時祭之儀曾聞有大功喪不得已行吉祭則不吉服不受胙或可依此緜蕝

案值此非常之變不得已且放家禮大祥酒果告遷之儀若遽行殷祭則兼告禫前行吉更詳之

代盡神主改造與否

寒岡曰神主因兵亂未保誠爲痛悶追造於親盡之後恐未合禮支孫之親未盡者雖爲之權奉而追造代盡之主亦似未安○問神主

埋安之時不遠而遭火變則以下神主更造時亦並造耶先師曰嘗見寒岡答人問曰云云來諭所疑恐當以此旁照矣

家廟被災告由 寒岡集昨日座後外壁意外仆破致驚神位不任惶駭之至倉卒罔措謹卽移安外房今將修葺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避亂埋主之節 九庵曰壬辰亂離議所以處神主者余叔父曰與其遷奉而行身死於盜賊而棄於道路毋寧埋安於祠堂之後幸而生還則可以依舊奉安矣議定後族人當夜諱人而埋安鄕人以爲寶貨而發掘諸父則當晝掘坎納主於大甕而安於坎中兒

弟內外皆拜哭里人皆驚而來會良久掩土人皆知爲神主故得免發掘之患此伊川埋范淳夫之餘策不可不知也

深衣制度

總論 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續衽鉤邊 註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 要縫半下 註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 袼音各之高下可以運肘 註袼衣袂當腋之縫也 袂之長短反詘丘勿反之及肘 註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書儀詘之及肘謂袖之短長過與手齊則反詘及肩自然及肘矣 帶下毋厭於甲反髀步啓反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

二月註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數袂圜以應規註謂胡下也○何氏曰牛領下垂謂之胡從袖口至腋下殺令其勢圓如牛頷曲袷音劫如矩以應方註袷交領也古者方領負繩及踝以應直註繩謂裳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孔氏穎達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溫公曰裻衣之背縫音督下齊音咨如權衡以應平註齊緝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註謂揖讓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不費善衣之次也註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名臣錄

司馬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入獨樂園則衣之謂先生康節可衣此乎先生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服溫公歎是言合理○藍田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吊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不費吉服以朝祭爲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朱子曰衣服當適於禮康節向

溫公說某今人著今之服亦未是○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敀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丘儀去古日遠古服不復可見幸而遺制尚略見於禮記玉藻而其義則詳著於深衣之篇後之君子猶得以推求其制於編簡之中溫公始倣古製深衣以爲燕居之服而文公先生亦服之居官莅職者固當遵時制若夫隱居不仕及致政家居者宜製爲一襲生而爲祭燕之服死而爲襲斂之具豈非復古之一端哉

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 本註中指中節爲寸 丘儀中指中節

乃屈指節向內兩紋尖相距處即鍼經所謂同身寸也裁製之際又當量人身長短廣狹爲之庶與體稱

○書儀古者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今但用細密奐熟者○禹景善問金而精製深衣用綿布性傳疑其當用白麻布金云凡禮言麻布者是麻布只言布者皆是綿布也此說如何五服之布亦不言麻布而只言生熟此其爲麻布則深衣白細布之獨爲綿布何義耶退溪曰亦未知的是何布然綿布韌無乃好乎○寒岡曰白細布恐練麻織之者爲是○明齋曰深衣用白似以上下吉凶通用之服故用通用之物歟

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本註用布二幅中屈

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脇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玉藻深衣三袪註袪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書儀布幅二尺二寸每幅除裁縫各二寸外有尺八寸四幅合七尺二寸此据中人言之人有長短肥瘦臨時取稱○備要衣長二尺二寸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本註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玉藻縫齊倍要註下齊倍要丈四尺四寸○愚伏曰裳十二幅狹頭各八

寸廣頭各一尺四寸而兩邊各除一寸以爲縫削之用則腰圍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四寸○書儀布幅二尺二寸除裁縫外有尺八寸則狹處六寸闊處尺二寸也其人肥大則幅隨而闊瘦細則幅隨而狹要須十二幅下倍於上不必拘以尺寸

續衽鉤邊

玉藻衽當旁註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皇氏侃曰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衽○深衣註鉤邊若今曲裾詳總論條○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康成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鄭註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註之意蓋謂凡裳前

二幅後四幅夫旣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續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所謂屬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疏家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於裳旁妄生穿鑿紛紜異同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註之本意爲其掩蓋而不可見先師晩歲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著鄭註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晩歲已定之說云○丘儀當裳之兩旁自腋下至齊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相連續不開是謂續衽又覆縫其邊如俗所謂鉤針者是

謂鉤邊

【典禮諸說】本註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大全布邊在外裁處在內）左掩其右（大全右幅在下左幅在上）交映（一本作脚）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爲鳥喙內向綴於裳之右旁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註鉤邊若今曲裾（節齋蔡氏淵曰司馬所載續衽鉤邊之制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續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家禮未及修焉）○喪服疏深衣云續衽鉤邊言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婦人凶服雖如深衣亦無深衣之衽也○書儀續衽鉤邊鄭曰云云孔氏曰衽謂深衣之

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此衽而鉤其旁邊卽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此是也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若其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者按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烏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者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後漢明帝所爲則

鄭云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按漢書江充衣紗
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
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
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袿全幅繒
角割名曰交輸裁釋名曰婦人上曰袿其下垂者上
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之
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
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
以掩不相連之處○楊氏曰續衽鉤邊按禮記玉藻
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服之
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

相對爲袵孔氏以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衣
裳二者相對爲袵此其不同者一也皇氏以袵爲裳
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袵爲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
者二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謂喪服之袵者熊氏又
以此爲齊祭服之袵一以爲吉服之袵一以爲凶服
之袵此其不同者三也家禮以深衣續袵之制兩廣
頭向上似與皇氏喪服之袵熊氏齊祭服之袵相類
此爲可疑○白雲朱氏伯賢曰袵說文曰衿註交袵
爲襟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
有袵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
爲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袵當旁王氏謂袷下

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又曰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屬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方氏曰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居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建安何氏士信曰裳十二幅外別添兩斜衽於旁縫屬於裳謂之續衽加緣於上不欲緣侵裳之正幅也鉤邊者裳下圓其象如鉤恐其垂下而不齊也○補註按禮記十二幅指深衣一身所用之布爲裾則用布二幅斜裁爲四幅廣頭在下尖頭在上續裳之兩旁故謂之續衽在裳之兩旁故謂之鉤邊玉藻所謂

衽當旁是也○寒岡曰朱氏以爲未有無衽之衣方
氏以爲與衣相續居裳之邊兩說相證相發而敖繼
公吳草廬合衣裳爲十二幅者尤似有得於本經文
義蓋旣曰衽當旁又曰續衽則衽之必有而必續焉
必在於旁側者自無疑矣分裁一幅布以狹下闊連
續於衣裳之內外旁若今常衣之法是所謂續衽而
其邊之斜裁處必須鉤之貼之使不解破者豈非所
謂鉤邊乎○考證曲裾者曲卽屈曲之義裾說文衣
邊也古人於衣邊必反屈以縫之疑漢時指衣邊反
詘以爲曲裾故鄭以爲續緝兩衽之邊如衣邊之反
詘也豈別有所謂裾哉○久庵曰深衣衣與裳連綴

自領下至裳末兩襟對下纔相連續故云續衽兩襟既不得交掩則須用結紐左右交鉤然後可無分開之患故又云鉤邊玉藻衽當旁即布幅邊旁也

圓袂 本註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玉藻袂可以回肘註二尺二寸袪尺二寸註袂口也○喪服記註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喪服傳疏袪謂褎緣袂口也○楊氏曰袪二尺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也○楊氏曰按深衣篇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夫袂之長短以反屈及肘爲準則不以一幅爲拘案反屈及肘謂袂之長適與手齊則反屈及肩屈處及肘也楊氏以爲袂長過手之餘屈而及肘故有不拘一幅之說則是乃

王藻所謂長中掩尺而非深衣之制也

本註兩襟相掩袵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蔡氏

交領 曰方領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補註裁入反摺卽剪去之别用布一條自項後摺轉向前綴兩襟上左右齊反摺之長表裏各二寸記所謂袷二寸是也○王藻袷二寸註曲領也○

書儀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宅乎其中

註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襘杜曰襘領會也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卽謂袷疑更無他物○丘儀按王藻袷二寸緣寸半家禮不言袷尺度幾何只言袂緣廣二寸案袂緣之袂疑領今擬宜如古禮用布闊二寸長如衣身爲袷而加緣寸半於其上庶全一衣之制云

方領辨說

書儀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曰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孔曰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如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如孔所言似三代以前反如今時服上領衣但方裁之耳按上領衣本出胡服須用結紐乃可服不知古人果如此否也後漢馬融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註頸下施袷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似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正方今朝服有方心曲領方二寸許綴於圓領之上以帶於項後結之或者袷之遺象歟又今小兒疊方幅繫於領下謂之涎衣亦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敢決從也○

久庵曰袷衣領兩邊當頭領處裁割取方如今衺服前闊中之制以安項而以二寸皁絹純其邊故云曲袷經曰曲袷如矩以應方兩襟對下布傍相當則兩領割處左右交合卽成曲袷經曰抱方負繩繩在背而方在前不亦較然明甚乎○愚伏曰禮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詳味其文則乃是其制本方似非旣交自方之謂也鄭註云如今小兒衣領語益分明且今之衺服卽是古制而其辟領與袷皆方安知古者衣領本皆如此邪其領旣方又無左右衿則其勢必不得兩衿相掩必牽引之然後方及腋下非徒領勢微斜不能如矩衣裳亦皆後廣而前挾寛急不均竊意當

兩衽相對直下令前後方正無牽引拘急之患禮所謂衽當旁者謂衽之兩旁相當非謂衽在身旁也○九思堂曰楊信齋以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兩領之會自方爲朱子定論然一衣之制取象於規矩繩權衡者皆以裁縫方成之形言之豈獨於領以旣成而服之之後言之也愚意領之兩端裁割處自方此便是矩之象也

黑緣 本註用黑繒領表裏各二寸袂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 孔氏曰袂長二尺二寸金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案袂緣出布外經及註中不見而孔氏始言之家禮又如此當更攷 ○玉藻緣廣寸半 註餙邊也 ○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 素允反 以繢 音會

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註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繪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朱子曰繪青純畫雲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註純謂緣之也緣袂謂袖口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也○書儀今用黑繒以從簡易○丘儀按家禮領緣用二寸袂口裳邊用寸半禮記玉藻袷二寸緣廣寸半不分領與裳袂皆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少露領也否則是袷爲虛設矣

深衣麻衣長衣中衣之別

玉藻長中繼揜尺註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褏矣深衣則緣而已○喪服傳疏中衣與長衣袂皆手外長一尺○陳氏曰繼淹尺者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揜覆一尺也○喪服記疏以布緣之則曰麻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則曰長衣

以采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案麻衣深衣長衣皆在外者麻衣公子爲母爲妻麻衣是也長衣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是也中衣有二在朝祭服之內則以采緣之在喪服之內則以布緣之然傳疏又言練時長衣則先時淡短可知初喪之中衣不得繼掩一尺此又中衣有二制可知

大全

本註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講錄用繒四寸夾縫之爲二寸○同春曰玉藻士帶二寸再繚四寸則帶廣本四寸士從降殺之義而亦必再繚準四寸之數家禮不用再繚腰之節則其用四寸無疑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書儀古者人君要及垂皆裨以朱綠大夫裨其紐及末玄黃士裨其末以緇今既無以分大夫士與其僭上寧爲僞下故但以黑繒飾其紳之側○大全緣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婢支反而素帶終辟註謂諸侯也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士

練帶率[音律]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註率繂也士以下皆襌不合辟]

[謂繪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辟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陳氏曰終辟竟此帶盡緣之也大夫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士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緶緝其兩邊故謂之繂]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註有司府史之屬]大夫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音針]功[註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下外內皆以緇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

○丘儀用白絹或用布又曰士帶單用今本註夾縫之如禮單用爲是○補註按本註帶用白繒廣四寸禮記又曰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蓋白繒四寸而緶

緝其兩邊各寸卽二寸也再繚腰一匝則亦是四寸

矣又曰古者深衣不綴小帶當腰中惟束以大帶而

已明齋曰小帶是衣之常有者別無制處之可言故不見補註說恐未然安有不綴小帶而只束大帶之衣耶○居家雜儀章爵弁服條互考

【再繚】考證再繚之義與禮註不同謂一繚爲耳再繚爲兩耳蓋亦交結之義○問解續問再繚本出玉藻而明是再繚腰之義則家禮再繚決不可異看其下作兩耳之文自是別一件事再繚字不可牽附於此答再繚之文雖出玉藻而家禮之意實爲兩耳而借用耳豈有圍腰而結於前旣結而復繚之理乎

【采條】本註復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處長與

紳齊○玉藻紐約用組三寸沙溪曰寸當作分長齊于帶

緇冠

本註糊紙爲之卷首圖緇布冠用烏紗漆爲之不如紙尤堅硬○家禮簡易糊紙爲胎加漆以烏紗裹之武高寸許玉藻註武冠卷也○丘儀長一尺四寸高寸許圍以爲武廣三寸袤四寸丘儀其圖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上爲五梁丘儀縫皆向左廣如武之袤補註用廣八寸襞積以爲五梁則廣四寸而長八寸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丘儀按家禮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則是梁之兩頭各蓋武上而反屈其末於武內也今卷首圖乃加梁於武之上際武之前面又鏤形如俗所謂條環者又於武兩旁各增一片以受笄不知作圖者何所据也且圖下所註一依本文而圖却不然殊不可曉今人多泥此圖幾與朝服梁冠等覺得太高與溫公畫像全不相類○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

屬于缺 註缺讀如頍緇布冠冠之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屬猶著也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疏武下別有頍項四隅爲綴上綴於武頍兩頭爲繩別以纓穿繩中結之條卽組也謂以二條組爲纓屬於頍而下垂乃於頤下結之也○喪服疏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 ○家語冠頌孔子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 註唐虞以上曰太古齊則緇者以鬼神尚幽暗也緌纓飾太古質蓋亦無飾 ○朱子曰緇冠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爲五梁襞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幅巾

本註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爲橫輒左邊反屈之自輒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

下遂循左邊至于兩末復反所縫餘繒使之向裏以帆當額前跨之至兩鬢傍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項後相結而垂之補註其作幞子也就屈處用指提起小許摺向右又提起小許摺向左兩相湊著用線綴住而空其中間以爲幞子其兩邊相湊在裏也○通典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接此則庶人及軍旅皆服之用全幅皂而向後幞髮謂之頭巾○朱子曰用黑繒六尺許刺一邊作巾額當中作帆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二寸許長二尺許循帆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帆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腦後餘者垂之○丘儀溫公始服深衣

冠緇冠而裹以幅巾朱子效之亦非古制也古者有
冠而無巾巾止以羃尊罍果瓜之用不加於首至漢
去罪人冠而加以黑幪所謂巾幘者特爲庖人賤者
之服士大夫以爲首服者始見于郭林宗折角巾此
後晉人又有接䍦白葛等巾於是始人著矣幅巾固
非古制然世承用已久姑書于此使有所考云○言
行錄金就礪造幅巾深衣以送先生曰幅巾似僧巾
言夫其制著之似未穩乃服深衣而加程子冠

屨 本註白約繶音億純綦○周禮疏繶是牙底相接
之縫綴條其中劉氏曰以白絲爲下緣約是屨頭以條爲鼻劉氏
曰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純以條爲口緣○士喪禮疏綦屨係也

屬于跟後以兩端向前與絇相連于脚蹠足之上合結之○書儀黑屨白緣夏用繒冬用皮複下曰舃單下曰屨周禮屨有五色近世惟赤黑二舃而赤貴黑賤今用黑屨白緣亦從其下古者夏葛屨冬皮屨今無以葛爲屨者故從衆○丘儀按禮屨順裳色深衣裳旣用白則屨亦合用白矣又禮黑屨以青爲絇繶純白屨以黑爲絇繶純深衣用白屨則當用黑色爲飾若黑屨又當以青爲飾不用白也

家通變部